

灯下随笔

诗海拾贝

# 春天耕植

□ 郑飞雪

这个春天,我在城东边寻到一小块地,尝试务农。  
我用脚步丈量这块地,横跨四步,竖跨五步。西边一条水沟,沟水虽干,但雨天可以蓄水;南面有小竹林。  
我抡起锄,驴一样在地上撒欢,东一锹,西一锹,很不规则地除草、翻土。一次次奋力挥舞锄头,使得气力蚂蚁一般小,锄刀撬在地面,啃开薄薄一层土。好像豁牙的小老太,狼劲咬苹果,只吮了皮儿。但果皮裂开一条小缝隙,淌出的汁水,味蕾也清甜。地皮弥散的芬芳,吸引我和它对话。我兴奋地东一铲,西一铲,野草软软地倒伏在脚下,露水露湿鞋面,微黄的泥土蓬松起来,像松软的蛋糕,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。开荒比跑步费力,比舞剑使蛮劲,真能强身健体。只一阵工夫,我就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刨出的一朵朵泥土,好像浅浅的花儿,开在蓝天下,露出可人的笑意。

这片地适合种什么作物?我思索起来。  
邻近的坡地,是一块沙质土壤,地主人很有规则地在周边种上玉米,中央种马铃薯,坡地豆腐块大,比这布丁地大一点儿,但我由衷钦佩种地人的心思,那一杆杆玉米,夕光中闪着翠绿的光,似身姿挺拔的战士,守护着家园。我很想效仿那坡地,品种多样地播撒些菜籽或豆种。

春分已至,花生过了播种期;空心菜易生易长,但从远处提水浇灌,不方便。为了不跟邻地收获类同,成熟时,可以分享土地上的瓜果。我讨教路过的老农。老农拾掇起一把土,放掌心搓了搓,说:“种茄子吧。”我对茄子有特殊的情感,小时候,常跟父亲上菜地,父亲种的茄子瘦瘦的,弯弯的,像紫色的镰刀,采摘进篮里,很令人难为情。父亲其实并不擅长田园耕种,那是不追肥的结果。我想,在这



地里种一畦茄子,挂满弯弯的紫色镰刀,每次来到菜园子,就好像回到童年。种植是一种思念,让光阴倒流。

大清早,我冒雨去农市,买来20多株茄子苗。看到别的菜苗,心动,又买五株黄瓜秧,八株西红柿苗。这些菜苗需要多大一垄地?明知补丁似的地块种不下,还是兴致勃勃地扛锄把,拎水桶,冒着微风细雨来到田园。这些菜苗挤挤挨挨全种下,一棵也不剩。种下的菜秧儿,东一棵,西一棵,歪歪扭扭,站满地头,像啦啦队在鼓劲,滑稽,又热闹。这样,好像自己是策划师,信心十足地筹谋土地的未来,等到夏季,大地一片葱茏,爬藤的、挂果的、开花的,美不胜收。

落地、生根,无比急切地盼望。  
三天两头往菜地里跑,看看栽种的菜秧挺住了没有?黄瓜苗矮,叶片为什么会枯黄?西红柿苗打尖没有?要不要培芽?头些天,跑得特股勤,渐渐坚持不住了。菜地离家远,视力不好,不方便骑车;打车来回开销大,最好的交通方式是乘公交。公交车过五个站下车,横穿一条马路,步行两百米进公园,公园中央一条河,沿河道,从头穿过尾,再出公园,到达目的地。下菜园,不宜穿好衣裳。一身旧便服,带把锄头,拎个小水桶,路上怕遇见熟人。因为衣衫褴褛,遇见熟人目光也躲躲闪闪,贼似的,转身躲开。每趟出门,必戴帽子、墨镜、口罩,包装严实,避免被认出来。每天,到菜地里浇水,除草、松土、施

肥、打顶,一蹲下身子,就得耗两三个小时。天天反复,特别疲惫。抬头望天,盼下雨。雨天,省事,菜苗也疯长。

今春,没有绵绵细雨,几个晴日,接三天两天雨水。雨后天晴,昆虫繁殖,又早早赶到地里喷杀虫药。种有机菜,根本不成。荒地里的蚂蚁,腿长,那尖头挨近苗杆,跟锯刀一样,一掐就断。没有草木灰,简单地往地面灌稀释的洗衣液;苗与肥,是一种神秘的相处之道吧。苗喜肥,却要肥离根远些,不能近根。雨后,菜苗儿往上蹿了,一夜之间,好像体内的所有通道被打开,枝节往上伸长。

最先牵条开花的是黄瓜秧。黄瓜秧的藤茎纤弱,令人心疼,绿茸茸的茎条似一条河道,透过阳光,可以看见流淌的汁水。水分充盈叶片,叶片微微的绒毛直立起来,一枚枚针尖似的,在风中舞蹈。水分涌上花朵,花朵在光中透出亮色,打起小伞盖。黄花的基部有一段小拇指粗的花托,便是可爱的小黄瓜。小黄瓜如婴儿初生,满身娇嫩,通体翠绿。初见时,心间盈满欣喜。植物对人的情意,通过花叶,奇妙地传达春天的信息。黄瓜节节生长,是一段可触可摸的光阴,听见春天流动的声音。

西红柿花,像极了小星星,五瓣、金色的,中间鼓出黄金蕊。用闪光灯拍照,背景虚化、调暗黑,一串黄金小花垂挂枝头,如神秘的星星俯瞰人间。它们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,在讨论人间万象;又像向大

地呢喃情话。小金花萎缩,从花托里长出小果,圆圆、翠绿的,似绿的花悄然开绽。绿花瓣,顶出球形的绿蕊。细瞧,它才是顶着绿花帽的小西红柿,倒挂在枝头,如晶莹剔透的玛瑙;又似少女的翡翠耳环,风一吹,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小巧、玲珑、清透,舍不得饱满,舍不得转红。等它饱满成熟,时序更迭,定然少了春的内涵。

立夏,春雷轰隆隆从天空滚过,雨儿一阵又一阵,下得越来越饱满,越来越密集。雨点吧嗒吧嗒敲响大地,土地经过雨水一遍遍冲刷,渐渐苏醒,大地上的作物逐渐蓬勃,越来越有活力。过些天,去看菜,发现菜园周边长满杂草,蒿草齐腰深,藜草亮出尖利的刺,倒地藤爬满路径。抬脚踩进草丛,生怕深不可测的草丛里蹦出一条绵长软蠕的动物。附近的菜农在耕作,借锄头,除杂草,整出一条通向菜地的路。杂草的生命力极旺,铲除,又重生。这样,一次次减少去菜园。

初夏,天热。过阵子烈日炎炎,还要衣衫褴褛,因倦怏怏地穿过漫漫路途,蹚进乱草丛生的地里,说不定冒出蛇,不禁毛骨悚然。反反复复除草、施肥、杀虫、浇水,丰收的期待悄然消失,希望变得好渺茫。

清晨或日暮,看老农背着农具走向田园的身影,不由让我心生敬佩。他们走过岁月,走向自己,与天地浑然成一道风景。我们向往土地,其实是在仰望土地上的风景。默默无闻地耕耘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寒冬如期而至。走在路上,冷气不由分说地逼进我,脑海中总盘旋着“天寒色青苍,北风叫枯桑”这样的诗句。无端地,便想起乡村的火笼来。记忆中,有火笼的地方,便生长着不灭的温暖。

小时候,火笼是家中唯一的取暖用具。一个圆柱形带提耳的竹制外壳,里面放一个大小适中的瓦钵,加上一个铁丝拧成的圆形盖子,便凑成了一个火笼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都有大、中、小号若干个火笼以备寒冬之用。冬天的清晨,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,填进灶肚的,都是货真价实的木柴。等到饭做好了,灶肚里也遭下一大堆通红的火炭。主妇们用火铲把火炭一锹一锹地填进火笼钵子里,再在上面盖一层草灰,一个热乎乎的火笼便递到了老人孩子的手上。老人们接过来,用随身穿着的围裙一把罩住了火笼,将寒气挡在外面,瓦钵里的火炭就能更长时间保持这份温暖。

我最喜欢的是奶奶的那个火笼。由于长期使用,又悉心爱护,奶奶的那个火笼,已经被抚摸成溜光滑圆,竹片上散发着金黄的光泽。母亲终日劳碌,自己几乎从来不用火笼,但总是能保证每天给奶奶一个火笼。她还在奶奶房间里备下木炭,每当奶奶火笼里的火炭即将燃尽时,再刨开草灰,在瓦钵上撒一层碎木炭,炭火便又重新热乎起来。于是,奶奶走到哪,我便跟到哪。手冷了,把手伸进

# 火笼

□ 朝颜

围裙里暖手;脚冷了,把脚伸进围裙里泡脚。

有时候,奶奶还把豆子、花生、红薯干等用一个铁壳子装了,放在火笼里煨。不一会儿,香喷喷的气味就弥漫了整个小屋。“熟了。”奶奶说着,把食物夹了出来,呼哧呼哧地吹凉了放到我的嘴里。“奶奶,你也吃个。”我对奶奶说。奶奶张开嘴,展示着她那空空的牙床说:“奶奶老了,咬不动啦!”我便心安理得,嘎嘣嘎嘣地吃个精光。与奶奶相伴的冬日,我不仅能吃到人间至香的美味,还懵懵懂懂地从奶奶嘴里听到了许多我前所未知的故事。天上人间,神仙道士,精灵鬼怪一一登场,听得我毛骨悚然,又欲罢



不能。奶奶没有文化,但讲起古来却是绘声绘色,扣人心弦。在那些个漫长的围着火笼度过的日子里,我从奶奶的身上,完成了对文学最初的启蒙。

再长大一些,我上了小学,像断乳一样离开了奶奶的那个火笼。然而,冬天一到,我在教室里发现了更多的火笼。同学们几乎人手一个,上课时放在脚下,焙得浑身暖烘烘的,写字的手也不再瑟瑟。偶有大胆的,偷偷地在火笼里放几粒黄豆或玉米籽儿,香味儿扇动着大家的鼻翼,课堂上便暗藏着几许亢奋,朗读课文的声音也随之异样地响亮了起来。大家只盼着早早下课,好寻到源头,抢几粒来吃。老师也不急不恼,睁只眼闭只

眼,少有追究责任,许是这香味儿也勾起了她童年的回忆吧。

下了课,老师并不离开教室,找个凳子下有火笼的地方坐着,烘着她那冻得通红的手。被老师占着火笼的同学,像中了头彩一般,兴奋地蹲在老师脚下,就着一个火笼烤火。其他同学也羡慕得呼啦一声围了过来,恨不得把自己的火笼也塞到老师手上。“用我的,我的更热。”几个同学争着说,老师笑着再提了一个,一边暖手,一边暖脚。这时候,在城里读过师范的老师,便会给我们讲许多乡村里闻所未闻的事情。正当我们惊诧得“哇哇哇”地高呼时,上课铃总是不合时宜地响起。“孩子们,多读书,书上什么都有呢。”老师一般都这样做总结陈词。因为火笼,课间十分钟成了我们在寒冬里最幸福的时光。也因为老师的那些话,我从此挖空心思地找书看,一步一步迈进了文化的殿堂。

长大以后,我也做了一名教师。还记得离开讲台前的那一年冬天,我站在教室里,领着孩子们读《诗经·采薇》:“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或许是从文字中更感到了冷,我听到了轻微的很有克制的跺脚声。教室里没有暖气,也没有火笼,我心中不由一阵恻隐。呵,一个火笼煨寒冬的时代早已远去了。火笼,奶奶,在寒冬的念想里,成为灵魂深处的暖。

新人新作

# 冬天与春天

□ 谢霖

冬天,看似萧条肃杀,一片寒冷,但熬过了难耐的冬天,迎来的将会是万物复苏的春天。常言道“不经历风雨,怎能见彩虹?”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所以我认为,熬过了苦难,会有平川万里。



要以坚定的信念熬过苦难。信念是灵魂这棵大树的根基,是勇气和坚持的前提。著名作家史铁生,在20岁的大好年华痛失双腿,起初他终日沉沦,看不清前方的道路,但他母亲生前常对他说“要好好儿活”,在苦痛的创口开出花,他坚信“乐观若是一种鼓励,困苦必属于常

态”,病痛将他的躯体吞噬,他就以笔代腿弥补失去的灵魂。在坚定的信念与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,他终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,书写华丽人生篇章。若他当时一度萎靡不振,就不会拥有如今的成就;倘若他没有记住母亲说的话,就无法勇敢地迈出下一步。他以坚定的信念,大笔一挥,书写下熬过的苦难。

要以追梦的激情熬过苦难。未来茫茫,旅途遥遥,在人生的战场上,只有勇敢行动,才能所向披靡,到达理想的彼岸。向琴琴是一名优秀的法医,但在此之前,她高考失利,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,转而去读了大专,但她并没有放弃,在一次面试中,同组人里只有她是大专学历,可她临危不乱,用多年自学的法医知识顺利通过面试,刘良老师为其对梦想热爱与坚持所打动,决定收她为徒。在就业期间,她仍不敢放松丝毫,背完了数本厚厚的医书后顺利通过了专升本考试,如愿进入法医专业,进行系统性学习,熬过了孤寂苦涩的寒冬,诠释了“少年负壮气,奋烈自有时”。若她当年

因高考失利而郁郁寡欢,就不会有追逐梦想的勇气;如若她因学历低而自卑,面试时唯唯诺诺,就不会得到刘良老师的赏识。她以追梦的激情,昂首阔步,迈过苦难。

我们应将这种坚定的信念与追梦的激情融入于学习与生活中。正所谓“逐梦破浪终见春”,唯“乘长风”者才可“破万里浪”,实现人生价值。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我们应以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的姿态,度过人生中的苦海,做自己人生中的贵人。“有志者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”,顺境不骄,逆境不馁,大鹏终有一日可以扶摇于九天之上。

“志之所趋,无远弗届,穷山距海,天不能限也”。大笔一挥,书写下熬过的苦难,是史铁生教给我要有坚定的信念;昂首阔步,迈过苦难的“崇山”,是向琴琴教给我要有追梦的激情。少年当有鸿鹄之志,“既破万厄,何妨再战”,就像寒冬的更迭与共存,我相信,熬过了苦难,会有平川万里。

# 闽东纪行 (组诗)

□ 阮宪铤

## 从东海一号打开一片霞浦海

自东海一号出发,满眼的海交出一天的蓝  
东冲半岛腰身袅娜,交出  
月牙一样光洁的沙滩  
大京、小京名字响亮  
在耳边还发着纯银的声音

是的,我就是循声带着一座海奔赴而来的  
像一朵又一朵短暂的浪花  
绣着一层又一层的花边  
在大海转弯的地方,只为与大海打一声招呼——嗨,你好

我远道而来,现在  
眼眶里、身体里已盛满莹莹的海水  
需要阳光明媚  
把所有喜欢的,都命名为海

或者选在丹湾开阔的地方,打开胸腔  
偷偷放出心中所有的蓝  
不动声色,看体内的河流百川归海  
让蓝色血液站起来,从东冲口奔腾而去

然后写信给朋友,说  
在霞浦  
成为蓝的一部分,辽阔的一部分  
伟大的一部分,远方的一部分

## 鸳鸯谷

从小时候的画上,从旧时的爱情里  
游下来,抵达这片山水

尘世喧闹,需要一隅青山绿水  
作证。让每年如期归来

诺言般坚定。一只两只十几只二三十只  
每一只,都打扮得花枝招展

之所以生来翎羽鲜艳  
只为一次初见的惊艳

它们慢慢生活,轻轻示爱  
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极了爱情

仿佛从我心里复制出的原型  
适合窥探

我远远地偷窥  
由远及近,生怕惊动了它们

我知道的,世间有许多缘分  
有会被风吹散的风险

正如,我担心的哪一天  
你突然悄然地离去,人去楼空

## 仙风山

仙风山的风是干净的  
仙风山的风吹在脸上,人是干净的

沾了仙气的天  
蓝得镜子一般明亮

如果下一场雪就更好了  
我会像雪人一样,站在尘世的高处  
爱着白雪国的世界

或者站在山门下  
朝拜着  
一座山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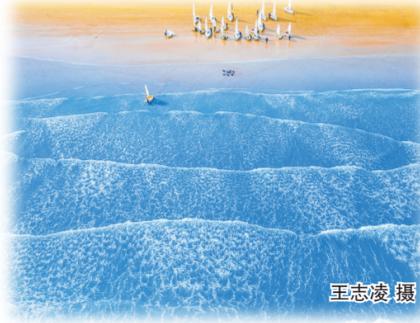
## 白鹤峰

一座城,背山面海  
我喜欢白鹤峰  
主要是缘于对它名字的向往

我欣赏给它取名的人  
他一定和我一样

经常眺望,入云的峰顶  
心里就飞出一只白鹤

清丽的鹤鸣声。在尘世之上  
响亮的  
像我要说的话



王志凌 摄